

大岭高粱果

□陈晓雷

一个人的口福，与他出生何地关系极大。

海南的孩子们，把吃香蕉和饮椰子汁，都当作极平常的事，而这对出生大兴安岭的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渴望，一种想象，一种奢侈之极的口福了。

多少年过去了，回味自己吃过的美食，心里明知许多，但要细品咀嚼，能列为属于自己“口福”的美食，却没有几种。迎着拂面的春风，一种早年在大兴安岭吃过的野果子，一下涌入的我心田。

当年，大兴安岭的人们多不知这种野果的学名(野草莓)，也许这种野果外形酷似秋天的高粱穗儿，人们就叫它“高粱果”了。

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上，大岭的孩子有数不尽的欢乐，有永远品尝不完的山珍野味。我的童年，是在大兴安岭的摇篮中醒来睡去的。

由于大岭是高寒区，这里不生长水果，也由于大岭的自然封闭，山外的糖果极少进得来。大雪封山后，山路难行，商旅受阻，全年有九个月时间，我们靠山里的自给自足维持生活，所以我对山外进来的一切吃的东西，比玩什么更感兴趣。除去对外面的好奇，对新东西的憧憬，吃是我最强烈的欲望了。每每有绿色“票车”开出小站，其窗口飞出的几片儿花蝴蝶似的水果糖包装彩纸片儿，都会引起大男孩儿们的争抢。火车过处，孩子们疯涌上路基，不管谁抢到手里的糖纸儿，都要被众多孩子们传递着闻来嗅去，那吸鼻子、瞪眼睛的神经劲儿，比老爸喝了半壶老白干还陶醉。

邻居家小女孩秀荣的爸爸，带她从上看着病回来，她手里拿着的两片口香糖，引来众多孩子的羡慕。山里的孩子给口香糖起个古怪的名字：懈粮。到现在我也弄不懂“懈粮”的含义，却难忘“懈粮”的强烈诱惑，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能从那个八岁小女孩的手里，骗得一块从没吃过的口香糖，我整整为她叠了一夜的纸飞机，当我把十架纸飞机呈送到女孩子面前时，她瞪圆不大的眼睛，几乎惊呆了：哇——这么多！是送给我的么？当我从她手里接过一块薄薄的“懈粮”时，我的心差点从嘴里蹦出来！

我所以对早年孩子的“口福”啰唆这么多，只是为了强调吃的艰难，这好像比生命还重要。那时，过年能吃上饺子，一年能吃上一次糖块，就是极高的奢望了。大岭上长不出苹果、桃子，也长不出香蕉、椰子，没有水果吃，我们嘴里没有“嚼棍儿”，就找到了许多可以和水果类比的野果：山杏，酸得让人流口水；都柿，甜得像葡萄；稠李子，涩得让人拉不动舌头。而最受孩子喜欢的，就是我现在描写的高粱果。

高粱果形似圆叶草，身高极少过掌，茎分紫色和浅黄色两种，像娇嫩女孩手上清晰的血管儿，叶子像拇指肚儿，椭圆叶的外围，长有锯齿型的尖儿。它的果实大小如食指肚儿，上红下白，表面有整齐排列的“麻子”，不像自然长出来的，却像调皮的外婆拿粗针尖儿，故意扎插出来似的，果实的色泽如表面涂了红白双色蜡，对比鲜明，晶莹剔透，有种诱人欲咬的磁力。

高粱果一般长在面阳的缓坡上，这里树少林稀，地表也没有过高过多的蒿草，那些伴生的马舌草、蓝鸭草、野百合等，迎着山风，高举着花朵炫耀自己，却没注意低矮高粱果的悄然变化，更没想到它那瘦弱的枝体，能结出硕大的果实。当风刮过山地，各类草叶被吹得纷纷倾斜时，便可看见半红半白的高粱果，正迎着高山的太阳，挥头探脑地望着山野，似在自语：我是孩子的口福啊！

记得第一次吃高粱果，也是从小姑娘秀荣的赐予中知道的。

那天，当头上扎着两只红蝴蝶花翎子的秀荣，神情异常自得地坐在自家门前的木头垛上，她手里握着一小捆高粱果，枝绿果红，晶莹剔透，夺目诱人。她每摘一颗果实放入口中时，我忍不住眼馋地看着她手中那捆硕果。小姑娘眼光闪闪，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因有了上次“懈粮”和纸飞机交往，她对我比别别的男孩子好，常远远地看着我笑。我说：不就是结果子的草嘛！这女孩笑了：你真笨，那是高粱果，你吃过吗？我说：羊才吃草呢！女孩露出白牙：你真傻啊！她摘了一粒高粱果，送进我的嘴里……天呐！我的嘴里似乎注满了蜜，山野独有的清香，从我的鼻孔里涌出来，几乎把我迷醉了，我的嘴里，好像一下长出无数的舌头和牙齿，像草地上饥饿的牛羊，低头狂卷乱掠。我贪婪的目光，一定吓着了女孩，她忙把手中的那束高粱果，藏到背后，眨巴着眼睛道：是爸爸从山上采来的，想要吗？可不能白吃，拿什么和我换啊！

我终尽脑汁，动起了心思。

又是整夜未眠，我为秀荣糊制了一架红色的八卦风琴。第二天，交换了她手里的那束叶子发蔫的高粱果。果实仍鲜亮、诱人。

我看着花衣花裤的秀荣，脸蛋红红的，扯着长线“八卦”，笑容绽放，满山坡奔跑的傻样子，疯样儿，心里极为自得、高兴，却没舍得摘下手那束草茎中的一粒高粱果放进嘴里……

炊乡烟土

□阿古拉泰

百年寻梦

一百年前，我们也曾有梦
那是一场噩梦，衣襟褴褛希望千
疮百孔
九曲黄河，像一孔漏斗
吐不尽的苦水，在黑夜中爬行

噩梦，为什么迟迟在长夜醒来
因为带血的刺刀逼近了我们胸口
柔嫩的辫子和水烟枪掠出一身冷汗
醒来，还是一个“病夫”，弱不禁风

寻梦人终于走来，走出夜的襁褓
向太阳落山的地方仰望最亮的星辰
几千年的深渊，几万万人的等待
引路人在黑暗里，提一盏中国灯笼

满目疮痍的大地，饿殍遍野
饥寒交迫的呻吟，补丁裹着补丁
就用这补丁缝连起一面呐喊的旗
帜吧

用铁锤砸碎镣铐，用镰刀收获憧憬

这时的梦，守不住片刻的安宁
头枕着铡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
一双双草鞋，一行行带血的足迹
一路踏出火星，走向共和国的黎明

是的，寻梦路上我们确曾有过迷茫
迎风飘扬的旗帜上也曾布满了弹洞
但不能因此就更改这血染的颜色啊
我们要以更大的勇气捍卫浑火的
真理

这片饱含血泪的土地多么需要信
仰啊

挺立世界之林岂能像芦苇一样摇
摆随风
那苦难的风云刚刚吹散还不到一
个世纪
一个民族骨骼里的记忆，还在隐
隐作痛

这一面旗帜如火，燃烧着钢铁的
诺言

人民至上，一百年，一千年也不改
初衷

我们将永远高举这温暖人心的旗帜
上马出征，因为风雪擦亮了我们的
眼睛

世纪湘江

——为一条伟大的河流而唱

世纪的钟声在雪中敲响
我的心中涌动着波浪
我要把颂歌献给一条河流
那是东方一个世纪的绝响

何止是一个世纪呢
润泽的何止是东方
航灯划破五千年沉夜
世界大船感到了空前的震荡

过去我们是病夫，与狗为伍
滩上背纤，用那弯曲的脊梁
你到安源煤矿去寻找民族站立起
来的灵感

划一根“洋火”，把中国的油灯点亮

泥泞里，有一位寻路的高手
一双草鞋，踢开苦难把希望丈量
一枝笔一直指挥着一杆枪

□边俊杰

黄河流冰的撞击声阵阵传来，雄浑而粗犷，如同一首交响乐的前奏曲，接着能听到节奏欢快的流水声，那是解冻的清水河，在向前面奔流……

站在古长城的烽火台上，只见长城脚下隐约飘荡着朦胧的绿色，向着远处的黄河、清水河和辽阔的草滩扩展着，那是草儿在返青，“草色遥看近却无”……

春天，清水河之春，大踏步地来了！春风吹绿了山城，吹绽了鲜花。黄河边，长城旁，山坡上成了花的世界，到处都盛开着花朵，那鲜红的是山丹花；那雪白的是野芍药；那金黄的是蒲公英；那翠蓝的是鸽子花；灯笼花，挑着红色的小灯笼；珍珠兰，吊着蓝色的珍珠串……

水鸟伴着春天来了，在黄河和清水河的上空飞翔，在水面上尽情遨游。洁白的天鹅，黑色的鸬鹚，长嘴巴的捞鱼鸬，绿头顶的野鸭子，兴奋地叫着、唱着，赞美着春天。

春天，清水河之春，大踏步地来了！在清水河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写着“长城铸魂，黄河流风”。春风吹过，振奋了铸魂的长城，鼓舞了流风的黄河。振奋和鼓舞了山城的父老乡亲，他们阻击了疫情，摘掉了贫困民的帽子，在新的春天里继续砥砺前行！

在长城和黄河之间，流淌着清水河，清澈明净，映照着两岸山城的美景。

百年寻梦（组诗）

——写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

一条路线，让真理的波涛曲折而又苍茫

谁都知道，你是一位哲人
“一分为二”是最早最宏伟的构想
接着，你又把世界的蛋糕切成了三块
联合国的餐桌至今把它放在中央

而我宁愿叫你一声父亲啊
尽管你比母亲长得还要慈祥
因为儿子长高后你派他出征
因为人民挨饿时你也在咽糠

浩瀚的大水总是来自涓涓细流
人民，在你胸中奔涌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天地间，你凝聚起一滴滴眼泪和汗水
化作一脉清流，将所有的污浊冲刷涤荡

啊，不必悉数你的每一朵浪花
水流过，两岸风骨正毛竹般节节生长

须知，十个世纪才会有这样一次洪峰啊
潮汐之后，我为一条平静的河流歌唱

留在这世上的雪

长夜如漆
凄风似铁
痛苦的东方
一个婴儿悄然来到了世界
无人为他接生 襁褓
是大雪纷飞的时节

八十三年后
这棵大树訇然倒下
星移斗转 地覆天翻
土地上的谷穗渐次成熟
兆丰的雪还未及飘落
他疲惫地离开了世界

许是一个南方长大的人
对寒冷的好奇
许是一介书生不忍目睹社稷的污浊
许是天性 许是富于挑战的性格
他一生偏爱着：雪

改造一切 是他不改的秉性
六边形的雪太平稳了
乾坤需要一盏灯
于是 他脚蹬草鞋去寻找火
当火呼啦啦燃烧成旗帜
大地转暖 英烈成碑
雪 扑面而来
洪流之中也奔涌着
六位亲人的血

在扎着白羊肚手巾的陕北
在四野长满棉桃的西柏坡
在浓雾不散的山城重庆
在雁过拔毛的贺兰山关
面对莽莽昆仑 面对滚滚寒流
洋洋洒洒 他胸中
一直飘着一场大雪

在深邃的窑洞洞里
飞雪如蚕 有吐不完的丝
织它成网捕捉生命的灵感
乘它追光，上九天揽月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酷暑难耐

清水河之春

人们喜欢夜晚到清水河边欣赏夜景。整个清水河滨河两岸，霓虹闪烁，光彩夺目，五彩斑斓，灿若星河。河两岸高楼林立，五光十色，在水面上投下了长长的橘红色倒影，风起粼粼波光，像是一团一团的火焰在水中燃烧。当山城的桃花、李子花、海红花在山峦沟谷陆续绽放的时候，山城的春意更加浓郁了！带着花香的春风，漫过了老牛坡。

老牛坡，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红色传奇的小山村，坐落在逶迤绵绵的明长城脚下，这里群山峥嵘，远山如黛，墩台耸立，烽燧列炬。在这个春天，老牛坡红色旅游扶贫产业园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场面如火如荼，力争早日向国家级红色教育基地奋斗。广场上，巨幅党旗雕塑在群山怀抱中更加熠熠生辉。老牛坡党支部成立于1937年10月，是抗战时期内蒙古在蒙晋交界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是晋绥地区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连接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塞北通往中原的咽喉要道，更是清水河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红色前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老牛坡村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名，先后为革命军队输送39名青年战士，其中有13人在战斗中牺牲。

今天的老牛坡红色基地，一排排窑洞鳞次栉比，依山而建，一座座烽火台见证了久远的金戈铁马的豪气，一件件文物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一块块展板呈现了红色基因的

江河饥肠辘辘 山川面带菜色
他勒紧腰带素衫一身
遍走河山大地
谁能忘那生命中的雪

硝烟散去
两个“红小鬼”沦为蛀虫
他挥泪批斩
据说当日整个华北平原
厚厚 降了一场
干干净净的雪

马背上吟雪草地上卧雪
土壕上新雪丰泽圆蹄雪
雪 是一纸素宣
落笔最新最美的图画啊
与灯影相伴 笔走飞龙
蓝图纷飞似雪
高峡出平湖
天堑变通途
环球同此凉热
思想化作银蝶漫天飞舞
沉淀为土中血液

如今，地球为暖冬愁苦
绝尘的雪愈显珍贵
我们在诗词中追忆
我们在憧憬中借用他的雪
缤纷的日子倒映出雪的单薄与苍白
而淳朴大地仍怀念那雪

又是飘雪时节
一百多年弹指一挥
腊梅翘枝大鹏展翅人民安居乐业
江河大地上殷殷企盼
那暖心归来的雪

百年钟声

钟声穿越百年黄浦江
那是历史敲响的浑厚回音
红船驶过一个世纪前的南湖
那是岁月激起的红色波浪

一群胸怀大爱的人
徒步走上寻求真理的道路
一面漫满硝烟的旗帜
用赤诚的心温暖着中华的冻土

希望的钟声传向四面八方
新生命的召唤响彻环宇
一股来自地心的热量在涌动
四万万同胞的心，找到了归属

苦难不能省略的，而幸福必将铭记
一百年引领我们精神的源头
一百年支撑我们信念的寻找
已化作中华血脉里的一次次觉醒

今天，这钢铁的钟声
将在神州第一百次敲响
今天，这扬帆的航船
将在汹涌的海浪上劈波前行

我们的人民经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我们的党历经了太多太多的浴火重生
是的，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就是要千锤百炼
才能具备钢的品质、铁的性格、火的激情

是的，这才是黄钟大吕，才配叫百年钟声，这样的钟声才能让世界感到震动

诗塞境外

□犁夫

我，在中国的正北方，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打着饱嗝。

我，站在刚刚插秧的稻田上，蓝天白云，雁语吟哦，天高地阔，杨柳摇曳，诗意芬芳了我的生活。

但在此刻，惊雷响过，自天空，惊呆了所有的事物，大雁张开嘴，翅膀歪斜着，大惊失色。

我，泪腺决堤了，冲刷着倒春寒般的冷漠。

电闪雷鸣。我的心灵，刹那间大雨滂沱。

一棵水稻告诉我，昨天，他刚刚从田埂上走过。

挽着裤腿，步履有些踟蹰。但依旧用灼灼的目光，把秧苗深情抚摸。

是的，这是一个梦，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这是理想，这是执著。

有风轻轻吹过，他戴着草帽，坐在稻穗下，听一棵棵水稻的娓娓诉说。

咕咕叫的肚子，需要米饭的安慰。

炊烟，需要谷穗的喂养，田畴上的沉思，正在研究民以食为天的对策。

让人吃饱每一餐饭。这是人类共同的课题，一粒永远的稻种，在中国的大地播下去，便长出两粒，千粒，万粒，长成碗里信心满满的依托。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绿油油的秧苗，长成饱满的稻谷，喂养着世界的角落落落。

把种子播下去，把自己的诗和远方播下去。

把母亲的爰播下去，把对母亲的疼爱和歉疚播下去。

在谷穗和谷穗之间，往来穿梭。

在花蕊与花蕊之间，把仁爱与悲悯，把温暖和幸福，恣意传播。

稻芒犀利，像阳光刺痛了懒惰。

稻谷饱满，像珠宝，在我饥饿的心里，熠熠闪烁。

把自己的生命播进泥土，让一棵棵美丽的稻谷，摇曳出金灿灿的秋色。

风吹稻浪。泥土里的母亲，闻到了

稻谷的芳香，闻出了儿子身上的汗碱，闻出了那碗大米饭中诱人的传说。

这片辽阔的土地，是我生长的地方，是美丽的祖国。

明媚的风光，旖旎的景色。

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中国的一条大河。

此刻，翁牛特旗玉田皋，一棵棵秧苗肃立在水里，一个个脚印被泥水和泪水淹没。

“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同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天然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母本。湖南安江农校试验田没有错过，睿智的目光，没有放过。

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收获，一次次走进泥泞，一次次从跌倒的泥泞里，爬起来，捡拾起一个个挫折。

奇迹。盐碱地，亩产800公斤；海水稻，产量300公斤；超级杂交稻，亩产高达1004.83公斤！

中国乃至世界亿万人口的饭碗，在一粒稻谷上得到了开拓。

“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一棵水稻的传奇就是普罗米修斯盗火！

孤独，但有稻谷的陪伴就够了；

坚强，攀援的老茧，就是最好的诉说。

从异形稻到杂交稻，再到超级稻，海水稻，从三系法育种法，到两系法再到一系法，一粒种子演绎着魔幻的色泽。

这是神奇的粮食符号，针锋相对的是咕咕鸣叫的饥饿。

把生命交给泥土，交给稻谷，交给农民农业农村，在田垄和田垄里，在数字和数字之间，在光环和光环之内，摆脱自我。

此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我专注田畴的父亲，此刻依旧在泥水里，以一棵水稻的姿势，微笑着看我。

在中国正北方的玉田皋，一棵棵水稻告诉我，这是一碗米饭的魅力，这是一位中国老人创造的神话，和感天动地的传说。

诗散文



金色音符。

李陶 摄

半床明月

□游宇明

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睡在某间乡村土砖房的架子床上，眼睛咪溜溜地睁着，不知是在思考晚上还没做完的功课，还是回忆着白天牧牛时观察到的油桐花的模样，抑或是胡思乱想着某种微妙的少年心事。月光从没有糊窗户纸的木格窗和没关的后门飘进来，轻轻柔柔，似散落在地的栀子花，又如一曲悠扬的二胡独奏。在这样的時候，小男孩常常要看很久很久，一直要到月亮慢慢爬满半边床，被子上堆满银辉，才在恋恋不舍中沉沉睡去。

这不是电影镜头，更不是想象，而是我的少年时代经常出现的一种场景。

离开乡村已经四十年了，那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老宅也在风雨飘摇中先变成危房，再变成瓦砾，如今又矗立成一座小洋楼，说是面目全非，没有半点夸张，但这并不影响上述场景对我的不时“回访”。我知道生活中有些东西是进入骨血的，它永远不会服从岁月和人的安排。

老家在山区，交通不是很方便，我读初中村里才开始有毛马路（家乡人对没有硬化的砂石公路的一种称呼），毛马路的用途也似乎只有两个：平时供村民拖煤炭，建房时供他们拖建筑材料。那时的乡村，地里出的东西都是供自己食用，很少有可以卖的，村里也没有矿藏之类，与外界的联系自然特别少。这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穷，吃顿肉得隔上十天半月，交个书本费还要等卖了家中老母鸡生的几个鸡蛋；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不会轻易被打扰，风就是风，月就是月，春天红花绿草，秋天稻黄瓜橙，原汁原味。

乡村的月亮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能品出独特的味道。我小时候家里用的是煤油灯，而且煤油也是凭票供

风且吟听